

反貧局在行動



反贪局在行动

刘 君 著

反贪局在行动

作 者：刘 君

责任编辑：刘德来

责任校对：文 欢

装帧设计：何 武

出 版：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：130021 电话：5638648)

发 行：吉林省新华书店

印 刷：长春市二道新艺印刷照排厂

开 本：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字 数：250 千字

印 张：11

版 次：1999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：7 000 册

书 号：ISBN 7-5387-1308-5/I·1266

定 价：16.80 元

目 录

第一章 “有狗皆碑”

一个“有狗皆碑”的光棍儿酒徒，居然也仰天长叹：“哎，眼看四十岁的人了，别说搞女人，连女人的汗毛还没摸过一根呢！”

媒婆子真的给他领来了一个，他连瞅都没瞅那女人一眼，就对老媒婆子说：“那个，是女的就行！”

媒婆子逢人便说：“保恁多年红媒，还没遇上这样痛快的主呢！”…………… (1)

第二章 业余“职业”

“逛荡”来到二柱子家大门前，屋里黑着，他觉得这是个好兆头，“事”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完成的。挨到房檐下，大气也不敢出，只侧着耳朵细听，果然有声响。先是，女人嘻嘻嘻地笑，接着是二柱子起身上翻的响动，接着那女人尖声说着：“轻点儿，要死——你呀！”从语音上，“逛荡”断定

2 反贪局在行动

是李玉成媳妇无疑。…………… (12)

第三章 匡别先的俩儿子

校长气得拍着桌子大叫：“凭你这种性格，基本上决定了你将来不可能大有作为！”主管县长听到消息后也连连摇头：“农村的孩子，这种农民意识很难脱胎呀。”…………… (27)

第四章 “这年头邪啦！”

天一亮于书记就在广播喇叭里拼命大喊：“县计生办的来我们村查计划生育的可能性很大……那几个超生的，能躲的赶紧躲，能跑的赶紧跑，别不要那张×脸！看这次给查出的，不扒掉你家房子我就是你做(zòu)的……。”…………… (36)

第五章 不光书记走了背运

大约上午十点钟左右，“大板牙”把男人的把戏摸得一清二楚了。她不可能让他俩得手后再出面制止，她要赶在他们得手前将他们一网打尽，就及早地、恶狠狠地扑向窝棚……这一仗打的，光女人撕打下的头发，和点儿黄泥做个火盆是绰绰有余的。…………… (53)

第六章 纪检委副书记

有一天晚上，当他继续对侯县长家进行监视，拿着手电在偷偷做现场记录时，身后突然飞来两块砖头。幸亏他因天冷手已冻麻将钢笔掉在地上，正哈腰去拣钢笔，才使一块砖头打空，另一块击中大腿，疼得他抱着腿在地上连着转了三个圈儿…… (68)

第七章 三进华丰镇

熊书记照样说说笑笑：“上两次信访办来人，是他们自作自受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其实我熊志成最讲究不过了！”说着又照宁长的后背捶了一下，但很轻，叫你啥也说不出。宁长就冷笑着看着他，“有事就找你。”…… (77)

第八章 跟王老板进城

从此再无人见这女人在土路上收费，也没人见过她的影子。有人说她得了精神病，也有人说她整天泡在盆子里洗澡，还说她身上总有一种难闻的臭味儿。…… (89)

第九章 “土包子”开眼

于广福还说要“谈工作”，让逛荡照样在外边

4 反贪局在行动

守着。这女人照样传出杀猪般的嚎叫，且时间很长，叫得也最响。逛荡就越发感到奇怪：城里人真怪，都愿意“谈工作”，女人更怪，说哭就哭，说笑就笑；于广福也真有本事，那个能叫你哭，也能叫你笑呢！……………（101）

第十章 酒楼惊艳

厨师又笑了：“其实你不懂。做小姐也很不容易，这些客人你看着穿得溜光水滑的，说白了山猫野兽的什么玩艺都有。他们请小姐陪酒，给她吃，给她喝，给她钱，他们傻呀？同样是为了占她们的便宜。”……………（116）

第十一章 “宇哥”这把栽啦！

事情的结果是拔出萝卜带出泥，杨晓宇很快被拘留审查了。在大量的事实面前他不得不承认，三件命案均为他主谋所为。案子告破后，很多老百姓敲锣打鼓……。……（129）

第十二章 “庙小”神通大——连环案 A

有一次他正在玉香家进行“指导”和“建议”，玉香的木匠丈夫背着家什回来了，两个人于是展开了一场生死决斗。斧头来棒子往，

锤子飞木板挡，最后都精疲力竭，玉香还给“兔子”和“王八”各倒一杯茶水，木匠将水杯打飞，临走时说：“姓孙的，我早晚要拿下你的脑袋！” (142)

第十三章 池浅“王八”多——连环案 B

吕会计的论据雄辩有力：“我儿子长得像个小小吕会计，我孙子长得像个小小吕会计，不正是种瓜得瓜，一脉相承么？”别说，遗传这东西真他妈厉害！ (152)

第十四章 同归于尽

丈母娘突然提高了嗓门儿：“就这些当官的，要查哪个没有事？那是河里摸土豆，摸一个烂一个，哪个不够判个十年八年，哪个办案子的认真查了，说白了谁还没有个三亲六故，仁亲俩厚的，要不还叫亲戚干啥？” (162)

第十五章 踢“皮球儿”

胖交警也一眼盖着大红戳子的条子，哧地笑了：“王晓鹏就好扯这个，动不动就写个条子。也不知道自己是干啥吃的，还盖个戳

子。人大，人大多个鸡巴！拿大奶头吓唬小孩子，不好使。明告诉你们，这台车不交出一千元罚款，谁来了也不好使！”……………（177）

第十六章 “无敌”小姐

无敌小姐只对着她的主人眨了眨眼，一只手紧紧地抱着娃崽，无动于衷。耍猴的就说：“老家伙，不给你点厉害看来不行了！”就哈腰拣起一柄生满铁锈的木把水果刀，弯腰朝无敌小姐刺来……………（193）

第十七章 包工头子的“秘诀”

他笑着对逛荡说：“送礼这形式多种多样，有送钱的，有送物的，有送人的，送心的，现在还得保密。待几年我不干了，把秘密都传给你，保你也当个包工头子。”……………（220）

第十八章 评话杏树乡 A 篇

“那个女的？不知道吧——不行。那是李鸣相好的，关系叭叭地，比自己老婆都亲。管？谁管？人家和村里的黄书记是儿女亲家，‘王八头’也愿意，谁管？啊，开始呀，开始当然不愿意了，也张罗着管两回……………”……………（231）

第十九章 评话杏树乡 B 篇

“这种事往往是只听辘辘响，看不见井绳在哪里。同时，有这种爱好的人村里又不止他一个，渐渐就物以类聚，形成了一股力量，手下就生出了四梁八柱。时间长了，谁家有个大事小情得先要请示他们……” ……… (242)

第二十章 评话杏树乡 C 篇

“有一回上边来人到乡里调查姚书记和乡酒厂胡厂长合伙贪污的事儿。黄书记连夜组织一百多人到检查组门前示威，说检查组诬陷好干部，这样的干部也被调查，徐县还有好干部了么？” …………… (260)

第二十一章 评话杏树乡 D 篇

女青年从姚书记身上离开后，脸上除了长出许多细密的汗珠儿就是艳艳的火红了，又轻轻地打了姚书记一下，同时补上那句座右铭：“讨厌！”姚书记就嘻嘻地笑着坐在了椅子上，显出领导者的老成与和蔼来。…………… (270)

第二十二章 在“新”、“高”、“深”上下功夫

几句顺口溜，惹得全局上下口诛笔伐。局长干脆指着他的鼻子叫板：“你说大官贪、小官拿，我们局哪个大官贪了？哪个小官拿了？拿什么，谁拿啦？你年轻地想吃里扒外，吃王莽饭给刘秀干活，你要负政治责任！就全国来讲，各部门几乎让你们这帮瞎写乱编的人给骂遍了，只剩反贪系统这一片净土，你还瞅着难受……”……（281）

第二十三章 评话杏树乡补遗

“干什么？领导干部没长手啊，家里一点屁活你也去，他也去，乱蝇蝇地像干什么？咱们先说安民告示：以后有事到单位谈，家里一律不接待；围前围后的一律不受欢迎！”

齐永田这才意识到，自己这个近四十岁的老婆实在是不中用了……。

……………（296）

第二十四章 城乡“差别”等于零

“头晌县里不在学校开什么鸡巴现场会，王成武非逼着把各家的鹅子都赶到学

校操场去，算王臣家养的。谁少赶去一只罚二十元钱。一散场这帮乌龟王八蛋都散伙了，鹅子没了也没人管。我那只三只鹅子，是我妈搁炕头上用鸭毛褥子包着一天天摸出来的，这不一个都找不着了……”

..... (307)

第二十五章 落花流水终有情

宁长摇摇头：“我在纪委工作了八年，在黄柏养牛也八年头了。现在我看得更清楚了，作为农民的儿子，我可以为国家做很多工作，但我更适合做现在的工作，这才是我奋斗的事业和我最后的归宿！”

..... (326)

第一章 “有狗皆碑”

一个“有狗皆碑”的光棍儿酒徒，居然也仰天长叹：“哎，眼看四十岁的人了，别说搞女人，连女人的汗毛还没摸过一根呢！”

媒婆子真的给他领来了一个，他连瞅都没瞅那女人一眼，就对老媒婆子说：“那个，是女的就行！”

媒婆子逢人便说：“保您多年红媒，还没遇上这样痛快的主呢！”

在嫩江平原的下游，有个叫徐县的山区小县；徐县下边有个小乡，叫永和乡；永和乡里边有个山村，人们都叫它于村。

于村山青水秀，林草丰茂，花红柳绿，五谷芳香……

于村另有一绝：不管晴天，雨天，寒天，暑天；山沟，平原，村头，街尾……只要你留意，总会看到一个人，个头不高，后背微驼，衣着褴褛，脚步蹒跚，尤其身上的油垢，终年积淀，疙疙瘩瘩。他干啥，不干啥；不干啥，又干啥……是个人儿，更像个影子。反正只要你留意，在于村总能看到这样一个怪人。

村人都不喊他名字，一见影儿就喊“逛荡”。

2 反贪局在行动

一提逛荡，就要和酒联系起来。

在于村，提起逛荡的喝酒，已不是有口皆碑，而是“有狗皆碑”。据粗略统计，被他酒后上返的秽物醉倒的家狗不下百条。乃至狗一见他倒地就狺狺怪叫，望风而逃。其实逛荡人很随和，喝酒从不挑剔，菜好能喝，菜差能喝，有菜能喝，无菜照喝，且喝酒不计条件和环境。有人说三年困难时期喝酒也很掉价，如有时无菜，打二两白酒，站供销社柜台前边，捏两粒咸盐一伸脖子也能喝酒。也有的说喝口酒，咂一口铁钉也能过瘾。逛荡听后哧哧地笑：那个太浪费了，太浪费了！他喝酒从不挑剔，常站在土墙边或壕沟旁，伸一伸袖子抹一抹嘴巴，喝一口酒，吮一口二拇指头，挂满泥污和酒垢的嘴唇咂咂三响，酒照样喝得熨贴、香甜，有滋有味。

逛荡人也很热情，谁家婚丧嫁娶，孩子满月，子女上学，他总要第一个到场，最后一个退场，该笑的笑到份上，该哭的哭到位上（尽管他的哭笑很不标准，甚至有失体统），突出的表现仍在酒上。他喝酒不需要有人倒酒或敬酒，常常自斟自饮，且主动自我罚酒，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就是：我不懂得酒规，先自罚三杯，就仰着脖子将一瓶水酒喝得一干二净。尤其惜酒如金，谁酒桌上落滴酒，他就心疼得大嚷大叫。败家子儿，白瞎了，白瞎了！就用手指头小心地抿起来，吮进嘴里，最后的酒底十分关键，总要一个杯子一个杯子的拢进空瓶里。杯底的残液就交给舌尖完成。最后拧好盖子，小心地揣进怀里。

至于他到底能喝多少酒，谁也拿不准，有说一斤，有说一斤半，也有说二斤、三斤的等等。反正别人不能喝的酒他能喝，别人不敢喝的酒他敢喝；每每陪到最后一个人，他

也许倒下，也许倒不下，偶尔中途倒下，只要神志尚清就爬起来照喝。但事情往往出在独斟独饮上。因为与人共饮时往往不能尽兴，有时人家一挥手或一瞪眼睛就赶他走开了；自己独斟独饮时往往又总要喝得酩酊大醉。偶尔不醉，不是酒水太少就是酒度太低。醉倒后的场所也极其随便，什么村头、路边自不必说，连小孩子都不情愿进去又不得不进去的厕所他也常常光顾，且时间长短不等，季节冷暖不分。即使这样苦熬苦受，仍躺下去丝丝缕缕一条，站起来油渍斑斑一个，惟喝酒未服过人。村里人就有文化、没文化的都纷纷地给他起了很多名字，什么“酒桶”、“醉鬼”、“醉八仙”、“不倒翁”、“喝干井”等十六七个名字，他从不计较，也不与人争辩，只沿着自己的酒路，该咋样喝，还咋样喝。

除了喝酒，惟一使逛荡感到遗憾的是，眼看四十岁的人了，别说搞女人，连女人的汗毛还没摸过一根。每想到此事，就不免要仰天长叹：恁大一个于村，可怜，真是可怜！至于听到哪哪领导三妻四妾，秘书小姘之类的话题，总要愤愤不平：这年头太腐败了，咋还不打仗呢？

然而有一天，于村最老最老的媒婆，其年龄已无人知晓，走路必须有人搀扶，头上戴着一顶黑帽子，上边还绣了一朵很显眼的红花，嘴上总叼着一杆玉嘴木质烟袋，说话嘴一撇一撇的，一看就是农村那种遗老婆子。据说她做月老的媒龄比共和国的国龄还长，她亲手撮和起来的夫妇，合起来能打一场规模不小的战争。她给逛荡领来一个女人，至于长相，谁也说不清楚，总之脑袋和身子是完好无缺的，也很可能是个处女，腿和手总不在适当的位置上摆动，眼睛看人像朝你生气，也像在认真瞄准，总是准备随时射击的样子。值得一提

4 反贪局在行动

的是，胆小的或腿脚不灵便的千万别在她跟前转游，说不定啥时候倒下来，保不定会砸到你的。据说这女人已遍游四五十个村庄，至今未找到合适人选（确切地说没有一个想与她结为终生伴侣的）。

逛荡当时正独自在家里喝着闷酒，身边似乎还有一碟小菜，小菜的颜色已很难分辨，只见他一仰脖子将瓶子里的最后一滴白酒喝尽，揩一揩嘴巴，连瞅都没瞅那女人一眼，就对老媒婆子说：“那个，是女的就行！”

弄得那媒婆子就很尴尬。事后很久，她嘴里叼着烟袋，多次将嘴一撇一撇地对人叙说：“保恁多年红媒，还没遇上这样痛快的主儿呢！”

婚后的日子倒也平和。那女人除了手脚不住歇地震颤，也知道烧火、做饭，一得闲还去后园的菜地里拔草。婚后不久养下的两只小鹅，有一次一块儿给逛荡下了两只鹅蛋。逛荡也知道了节酒，还在自留地里下种、除草，有一次竟顶着雨去田里放水呢。有人就断言：人要说学好就能学好，浪子回头金不换呢。

女人第二年还生下了一个孩子。逛荡却感到失望，扁头，扁脸，一声不吭，直到第七天的早上，叹气似地“唉”了一下，才细若游丝般地哼了哼。最令人不解的是，四五岁了还不会叫一声妈妈，更不要说喊一声打倒帝、修、反这类的口号了。

逛荡没有去外地求医，村里的大夫就给他断言：啥也不怨，喝酒过量导致胎儿畸形。

逛荡虽然没有文化，也知道下一代和接班人的重要，下一次受孕前就加了十二分的小心，集了十二分的精力，酒也

打破了连续十多个小时不喝一滴的记录。但生出的孩子还是不行，除了和他哥哥一样地扁头、扁脸，逛荡在其五官上搜索了四五个回合，还是只找到一只眼睛。说起性别，神鬼难辨，只有从瘦骨骨的两裆之间，才能分辨出他是哥哥的弟弟，逛荡的儿子。逛荡彻底失望了，摇一摇婚后已偶尔梳洗的乱发，苦笑一下：“别扯了，那个该喝酒，还喝酒吧……”

据于村的老年人讲，逛荡在政治上也曾有过要求。

具体是哪一年了没人能说得清楚，反正是个春天。事情的过程也许是这样的，当时阳光很好，天气也暖洋洋的，菜园里的小苗和地边的花草也在春风中绿油油地生长。逛荡就是在这种形势下，同样心情极好地行走在村街的大路上。他没有四顾，只专心地走路，嘴里还哼吼着一种叫人很难说清的曲调。他腿上有病，两只脚也里出外进的，走起路来身后常常跟着一溜烟尘，同时留下一道曲曲弯弯的路线，很像一支天然浑成的画笔。

待走到村书记于海成的家门口，“画笔”停止了，烟尘也消失了。他隔着铁栅栏大门怯生生地向里边望着，待有四五分钟光景，看看路边已有人朝这边走了过来，才犹豫犹豫地从栅栏边的小门钻进去。

于书记刚吃过午饭，只一个人在屋里坐着。他中等个头，方脸大眼，很重的络腮胡子又配上一只比常人长出许多的鼻子，天生就显得威严。又身体结实、粗壮，浑身上下都是肌肉疙瘩，叫人看着就有点打怵。他坐在小木凳上正想着心事，突然听到有人敲门，就很感意外，村子里谁到谁家串门是不需要敲门的，很可能是个外地客人，乡、县领导也很难说呢。就腾地从凳子上站起来，整理一下上下身的装束，赶紧走过